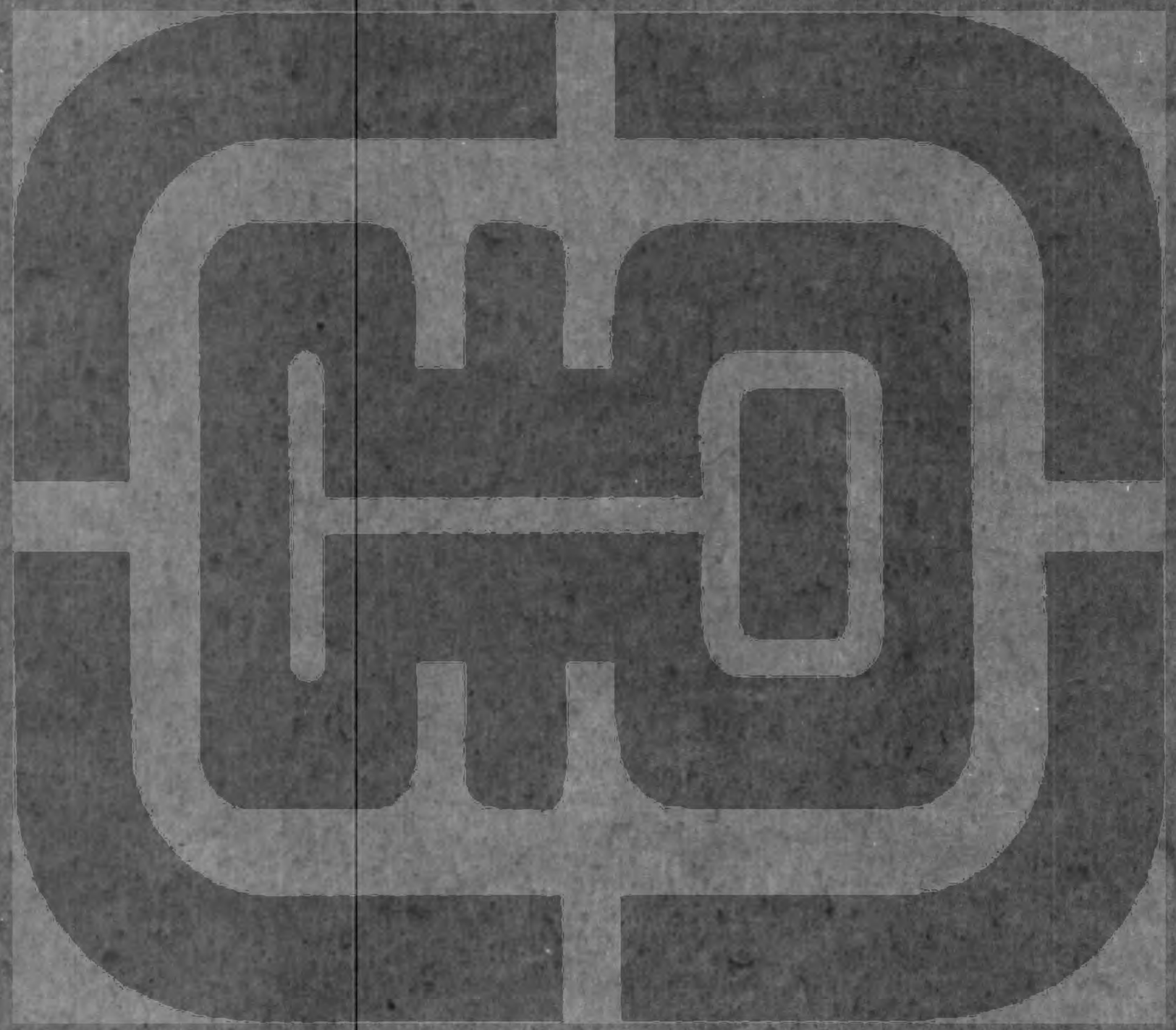


陳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宗元饒

司馬申

毛喜

蔡徵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敬聞仕梁世解褐本州主簿遷征南府行參軍仍轉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爲主簿高祖受禪除晉陵令入爲尚書功論郎使齊還爲廷尉正遷太僕卿領本邑大中正中書通事舍人尋轉廷尉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時高宗初卽位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爲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

州刺史陳裒贓汙狼藉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猒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猒愧王忱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並驕蹇放橫元饒案奏之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治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遷貞威將軍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荊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尋以本官重領尚書左丞又爲御史中丞歷左民尚書右衛將軍領前將軍遷吏部尚書太建十三年卒年六十四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官給喪事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民郎申早有風槩十四便善弈棊嘗隨父侯吏部尚書到仲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子春素知申卽於坐所呼與對弈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遊處梁邵陵王爲丹陽尹以申爲主簿屬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起爲開遠將軍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

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眾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申在軍中于時賊眾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申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除散騎侍郎紹泰初遷儀同侯安都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除安東臨川王諮議參軍天嘉三年遷征北諮議參軍兼廷尉監五年除鎮東諮議參軍兼起部郎出為戎昭將軍江乘令甚有治績入為尚書金部郎遷左民郎以公事免太建初起為貞威將軍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九年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巢于縣庭秩滿頃之預東宮賓客尋兼東宮通事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舍人如故及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因入城中收其府庫後主深嘉之以功除太子左衛率

封文始縣伯邑四百戶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右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以疾還第就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下詔曰慎終追遠欽若舊則闔棺定謚抑乃前典故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文始縣開國伯申忠肅在公清正立己治繁處約投軀殉義朕任寄情深方康庶績奄然化往傷惻于懷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為侯增邑為五百戶謚曰忠給朝服一具衣一襲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由資給及葬後主自製誌銘辭情傷切卒章曰嗟乎天不與善殲我良臣其見幸如此申歷事三帝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麾斷決無有滯留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祖楨梁散騎侍郎父栖忠梁尚書比部侍郎中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起家梁中衛西昌侯行參軍

尋遷記室參軍高祖素知於喜及鎮京口命喜與高宗俱往江陵
仍勑高宗曰汝至西朝可諮稟毛喜喜與高宗同謁梁元帝卽以
高宗爲領直喜爲尚書功論侍郎及江陵陷喜及高宗俱遷閣右
世祖卽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高
宗反國喜於郢州奉迎又遣喜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
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
年至京師高宗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
府朝文翰皆喜詞也世祖嘗謂高宗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
兒宜用叔爲稱高宗以訪于喜喜卽條牒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
卿等二十餘人以啟世祖世祖稱善世祖崩廢帝沖昧高宗錄尚
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矯太后令遣高宗還東府
當時疑懼無敢措言喜卽馳入謂高宗曰陳有天下日淺海內未

夷兼國禍併鍾萬邦危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
共康庶績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加三
思以喜之愚須更聞奏無使姦賊得肆其謀竟如其策右衛將軍
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請高宗曰宜簡選人馬配與
子高幷賜鐵炭使修器甲高宗驚曰子高謀反卽欲收執何爲更
如是邪喜荅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作
仗順然甚輕狷恐不時授首脫其稽誅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誘使
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高宗深然之卒行其計高宗卽位除
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高宗將議北伐勑喜撰
軍制凡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尋遷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
以定策功封東昌縣侯邑五百戶又以本官行江夏武陵桂陽三
王府國事太建三年丁母憂去職詔追贈喜母庾氏東昌國太夫

人賜布五百匹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高宗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尋起爲明威將軍右衞舍人如故改授宣遠將軍義興太守尋以本號入爲御史中丞服闋加散騎常侍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及眾軍北伐得淮南地喜陳安邊之術高宗納之即日施行又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汴於卿意如何喜對曰臣實才非智者安敢豫兆未然竊以淮左新平邊民未乂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豈以弊卒疲兵復加深入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復約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斯久長之術也高宗不從後吳明徹陷周高宗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十二年加侍中十三年授散騎常侍丹陽尹遷吏部尚書常侍如故及高宗崩叔陵構逆勅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

又加侍中增封并前九百戶至德元年授信威將軍永嘉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初高宗委政於喜喜亦勤心納忠多所匡益數有諫諍事並見從由是十餘年間江東彼狹小遂稱全盛唯略地淮北不納喜謀而吳明徹竟敗高宗深悔之謂袁憲曰不用毛喜計遂令至此朕之過也喜既益親乃言無回避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其幸人爲長夜之宴喜嘗爲言高宗以誡太子太子陰患之至是稍見疎遠初後主爲始興王所傷及瘡愈而自慶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而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升階佯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懽宴非我所爲故姦詐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終不爲官用願如聖旨傳繹爭之曰不然若許

報讎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喜爲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靜民吏便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禦喜乃修治城隍嚴飾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周磻領千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爲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喜在郡有惠政乃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數百里其年道病卒時年七十二有集十卷子處沖嗣官至儀同從事中郎中書侍郎

蔡徵字希祥侍中中撫軍將軍景歷子也幼聰敏精識彊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翔字仲舉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爲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梁承聖初高宗爲南徐州刺史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天嘉初遷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歷外兵參軍尚書主客郎所居以幹理稱太建初遷太子少傅丞新安王主簿通直散騎侍郎晉安王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中舍人如故丁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新豐縣侯授戎昭將軍鎮右新安王諮議參軍至德二年遷廷尉卿尋爲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誥遷授左民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尋加寧遠將軍後主器其材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安右將軍每十日一往東宮於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勅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有勅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閒眾近一萬徵位望既重兼聲勢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爲中書令將軍如故中令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事聞後主後主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有固諫者獲免禎明三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權知中領

軍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
鍾山南岡勅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眾軍戰事城陷隨例入
關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宦皇家戚屬及當朝
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佞進取
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啟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
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
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啟拜訖卽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
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
尚書民部儀曹郎轉給事卒時年六十七子翼治尚書官至司徒
屬德教學士入隋爲東宮學士
史臣曰宗元饒夙夜匪懈濟務益時司馬申清恪在朝攻苦立行
加之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事機匡贊時主蔡徵聰敏才贍而擅

陳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

陳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陳書三十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蕭濟

陸瓊　子從典

顧野王

傅縡　章華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諮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千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太常卿南陽劉之遴並與濟討論纘等莫能抗對解褐梁祕書郎遷太子舍人預平侯景之功封松陽縣侯邑五百戶及高祖作鎮徐方以濟爲明威將軍征北長史承聖二年徵爲中書侍郎轉通直散騎常侍世祖爲會稽太守又以濟爲宣毅府長史遷司徒左長史世祖卽位授侍中尋遷太

府卿丁所生母憂不拜濟毗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歷
守蘭陵陽羨臨津臨安等郡所在皆著聲績太建初入爲五兵尚
書與左僕射徐陵特進周弘正度支尚書王瑒散騎常侍袁憲俱
侍東宮復爲司徒長史尋授度支尚書領羽林監遷國子祭酒領
羽林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兼安德宮衛尉尋遷仁威將軍揚州
長史高宗嘗勑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
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圖精練繁劇乃至於
此遷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復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而卒時年六
十六詔贈本官官給喪事

陸瓊字伯玉吳郡吳人也祖宗梁琅邪彭城二郡丞父雲公梁給
事黃門侍郎掌著作瓊幼聰惠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
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綦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
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勑召見瓊
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
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
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永定中州舉秀才天
嘉元年爲寧遠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尋以本官兼尚書外兵郎
以文學轉兼殿中郎滿歲爲眞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
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勑付瓊遷新安王文學
掌東宮管記及高宗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高
宗曰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
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
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元年重以本官掌東宮管記除太子
庶子兼通事舍人轉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長沙王爲江州刺史不

循法度高宗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陽太守瓊以母老不欲遠出太子亦固請留之遂不行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羽林監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又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俄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尚書領揚州大中正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帝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諜雅鑒人倫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右僕射袁憲舉瓊高宗未之用也至是居之號爲稱職後主甚委任焉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恆謝病不視事俄丁母憂去職初瓊之侍東宮也母隨在官舍後主賞賜優厚及

喪柩還鄉詔加賻贈并遣謁者黃長貴持册奠祭後主又自製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時年五十詔贈領軍將軍官給喪事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長子從宜仕至武昌王文學第三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從典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年十三作柳賦其詞甚美瓊時爲東宮管記宮僚並一時俊偉瓊示以此賦咸奇其異不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家中墳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於班史尤所屬意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總命從典爲謝啟俄頃便就文華理暢總甚異焉尋授信義王文學轉太子洗馬又遷司徒左西掾兼東宮學士丁父憂去職尋起爲德教學士固辭不就後主勅留一員以待從典俄屬金陵淪

没隨例遷閼石仕隋爲給事郎兼東宮學士又除著作佐郎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寓居南陽郡以疾卒時年五十七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郎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掾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遷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會稽尋往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平太尉王僧辯深嘉之使監海鹽縣高祖作宰爲金威將軍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尋轉府諮議參軍天嘉元年勅補撰史學士尋加招遠將軍光大元年除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太建二年遷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記本官如故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遷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餘官並如故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詔贈祕書監至德二年又贈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朝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第三弟充國早卒野

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其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紀一卷玄象表一卷並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傳綽字宣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綽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太清末攜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綽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世祖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綽啟謝詞理優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世祖召爲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參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綽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曷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綽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略曰無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訶詆恣言罪狀歷毀諸師非斥衆學論中遒而執偏心語恡懷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爲讎敵讎敵既搆諍鬬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衆集荅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寧乘決羽豈能觖望其閒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捨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竅嘉樹弊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虵以無當之卮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

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豫說理非徇構覩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怳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卽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有何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說爲是可毀爲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爲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邪斯則褒貶之事從弘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邪且忿恚煩惱凡夫恆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可以三修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寤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己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雖敵鬪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導則不如此卽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滂一之風已洗競勝之心阿毀之曲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荅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所賞未喪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爲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開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然處王城之隅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脣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異家衒別解窺伺閒隙邀冀長短與相酬對拘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掎摭同異發撾玼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爲病益知未達若令

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爲法師所貴邪法師又言吾願息
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
此語直是人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爲可讓也若他
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
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
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偏在一法何爲
獨褒無諍邪詎非矛楯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主於心
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
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
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盈不存勝者
乎斯則矜我爲得棄他之失即有取舍大生是非便是增諍荅曰
言爲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

如來說至於心造僞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
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
陳教誡深致防杜說見在之殃荅敘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
日月猶有忘愛軀冒峻制蹈湯炭甘齏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
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邪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
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苞藏亦無所忘憚但直心而行
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己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
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爾於彼於此何所
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劒極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
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
使我謙退此謂鷦鵬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
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諍者

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
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于此時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來不諍是物之眞矣
荅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
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
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呼此爲彼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的
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恆守邪何
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寃受羈紲生
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
然無爲也無不爲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
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桎之不脫愍黏
膠之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麟角難
成象形易失寧得不髣髴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
揣他物而欲分別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校我思惟以此而言
亦爲疎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眞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
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胷衿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
己而遊乎世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林
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
我共行斯路浩浩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此則諍者
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
申於無諍弟子疲脣舌消晷漏唯對於明道戲論於糟粕哉必欲
且考眞僞暫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
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尋以
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除散騎侍郎鎮南始興王諮議參

軍兼東宮管記歷太子庶子僕兼管記如故後主卽位遷祕書監右衞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緛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艸沈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彊不持檢操負才使氣時與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緛益疎文慶等因共譖緛受高麗使金後主收緛下獄緛素剛因憤恚乃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賂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緛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緛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時年五十五有集十卷行於世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家世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覽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乃遊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頠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及歐陽紇敗乃還京師太建中高宗使吏部侍郎蕭引喻廣州刺史馬靖令入子爲質引奏華與俱行使還而高宗崩後主卽位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抵之乃除大市令旣雅非所好乃辭以疾鬱鬱不得志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祀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今壇場日蹙隋軍壓境陛

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臺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命斬之

史臣曰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羣典傅縡聰警特達並一代之英靈矣然縡不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網悲夫

列傳第二十四　陳書三十

金陵書局所
汲古閣本刊

陳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宋本無三字

陳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陳書三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蕭摩訶　子世廉

任忠

樊毅　弟猛

魯廣達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祖靚梁右將軍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姑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于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常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

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乃免
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免
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陽紇之功累遷巴山太守太建五
年眾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
胡等率眾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
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眾軍尤憚
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
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
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
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
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銳鋌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
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以功授明毅將軍員外散
騎常侍封廉平縣伯邑五百戶尋進爵為侯轉太僕卿餘如故七
年又隨明徹進圍宿豫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
明徹進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
眾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
宇文忻率眾爭呂梁戰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
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眾及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
連鏁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鏁下流
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
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為虜矣明徹乃奮髯曰搴旗陷陣
將軍事也長籌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閒周兵益
至摩訶又請於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
為恥願公引步卒乘馬銳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

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長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不
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蹙慙寘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
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軍
夜發先是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十
率先衝突自後眾騎繼焉比旦達淮南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
十一年周兵寇壽陽摩訶與樊毅等眾軍赴援無功而還十四年
高宗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傷而不死叔陵奔東府城
時眾心猶豫莫有討賊者東宮舍人司馬申啟後主馳召摩訶入
見受勅乃率馬步數百先趣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惶遽自城南
門而出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封綏遠
郡公邑三千戶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尋改
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閤廳事置鴟尾

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閤門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鴟尾仍以其女
爲皇太子妃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覘江左後主委摩訶備
禦之任授南徐州刺史餘並如故禎明三年正月元會徵摩訶還
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
軍鍾山摩訶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塹未堅
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大至將出戰
後主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
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諸軍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
白土岡居眾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
官尚書孔範次之摩訶軍最居北眾軍南北亙二十里首尾進退
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望形勢及見眾軍因
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卻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

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爲隋軍所執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廚取食而進之辭決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其年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幷州同諒作逆伏誅時年七十三摩訶訥於語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射獵無日不畋遊及安都東征西伐戰勝攻取摩訶功實居多子世廉少警俊敦勇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舊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歔欷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之功爲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妻子

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爲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卻敵會士人胡通聚眾寇鈔範命忠與主帥梅思立幷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眾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湯寇將軍王琳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遷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章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豫其謀及皎平高宗以忠先有密啟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

於廣州以功授直閤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克其東西二城進軍靳譙並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郛進克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戶呂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詔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進號盧遠將軍霍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十一年加北討前軍事進號平北將軍率衆步騎趣秦郡十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增邑幷前一千五百戶仍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貴後主嗣位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都郡公邑三千戶出爲吳興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

忠執議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持重宜且益兵堅守宮城遣水軍分向南豫州及京口道斷寇糧運待春水長上江周羅瞻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矣衆議不同因遂出戰及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啟云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勑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卽當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岡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子幼武官至儀同三司時有沈客卿者吳興武康人性便佞忍酷爲中書舍人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由是自進有施文慶者吳興烏程人起自微賤有吏用後主拔爲主書遷中書舍人俄擢爲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州鎮相繼以聞文慶客卿俱掌機密外有表啟

皆由其呈奏文慶心悅湘州重鎮冀欲早行遂與客卿共爲表裏抑而不言後主弗之知遂以無備至乎敗國二人之罪也隋軍既入並戮之前闕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累葉將門少習武善射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文皎於青溪戰歿毅將宗族子弟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假節威戎將軍右中郎將代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命衆乃定焉以功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貞威將軍封夷道縣伯食邑三百戶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爲侯

增邑幷前一千戶及西魏圍江陵毅率兵赴援江陵陷爲岳陽王所執久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武州刺史太建初轉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邑一千戶入爲左衛將軍五年衆軍北伐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於潁口齊援滄陵又破之七年進克潼州下邳高柵等六城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爲大都督進號平北將軍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還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陽詔以毅爲都督北討前軍事率水軍入焦湖尋授鎮西將軍都督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十二年進督沔漢諸軍事以公事免十三年徵授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荊州刺史後主卽位進號征西將軍改封逍遙郡公邑

三千戶餘並如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及隋兵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京城陷隨例入關頃之卒

猛字智武毅之弟也幼俶儻有幹略既壯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虜短兵接殺傷甚眾臺城陷隨兄毅西上京累戰功爲威戎將軍梁安南侯蕭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久之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惰因令猛率驍勇三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眾倉卒驚駭不及整列皆棄艦登岸赴水死者以千數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曲三千餘人蒙楯橫戈直登紀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艫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授游騎將軍封安山縣伯邑一千戶仍進軍撫定梁益蜀境悉平軍還遷持節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司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幷前二千戶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略南中諸軍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王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永陽太守遷安成王府司馬光大元年授壯武將軍廬陵內史太建初遷武毅將軍始興平南府長史領長沙內史尋隸章昭達西討江陵潛軍入峽焚周軍船艦以功封富川縣侯邑五百戶歷散騎常侍遷使持節都督荊信二州諸軍事宣遠將軍荊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後主卽位增邑幷前一千戶餘並如故至德四年授使持節都督

南豫州諸軍事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猛
在京師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並見執
時猛與左衛將軍薛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為水軍於白下遊奕以
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軍懼其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
又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于隋
魯廣達字遍覽吳州刺史悉達之弟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
士賓客或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
多釋褐梁邵陵王國右常侍遷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
亂與兄悉達聚眾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節壯武將軍晉州刺
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
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眾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
侍餘如故高祖受禪授征遠將軍東海太守尋徙為桂陽太守固
辭不拜入為員外散騎常侍除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隨吳
明徹討周迪於臨川每戰功居最仍代兄悉達為吳州刺史封中
宿縣侯邑五百戶光祿大夫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
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率眾軍進討
軍至夏口皎舟師彊盛莫敢進者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戰艦
既交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勵士卒風急艦轉樓搖動廣達足
跌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持節智武將軍都督巴州諸
軍事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諸州
鎮時周氏將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
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以功增封并前二千戶仍還本鎮廣達為
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
五年眾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峴大破之斬其

敷城主張元範虜獲不可勝數進克北徐州乃授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入爲右衛將軍八年出爲北兗州刺史遷晉州刺史十年授使持節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進號仁威將軍合州刺史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爲掎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兗晉等各自拔諸將並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疾還第十三年與豫州刺史樊毅率衆北討克郭默城尋授使持節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十州諸軍事率舟師四萬頓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將兵寇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後主卽位入爲安左將軍尋授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至德二年授安南將軍徵拜侍中又爲安左將軍改封綏越郡公封邑如前尋爲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岡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冑手執桴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衆如是者數四焉及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總又製廣達墓銘其略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亾爪牙背義介胄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撫事何忘初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廣達長子世眞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莽擒虎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京師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之

曰世眞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閒乎加賜黃金卽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刃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徒歟任忠雖勇決彊斷而心懷反覆誣紿君上自躓其惡鄙矣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益亦陳代之良臣也

金陵書局仿宋古閣本刊

孝行

殷不害　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暠

張昭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本人倫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奉生盡養送終盡哀或泣血三年絕漿七日思慕戚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誠貫幽顯在於歷代蓋有人矣陳承梁室喪亂風漓化薄及迹隱閭閻無聞視聽今之采綴以備闕云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任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廷尉平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遷鎮西府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又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氈席被褥單複畢備七年除東宮步兵校尉太清初遷平北府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惟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曰昔晉文公出奔野人遺之塊卒反晉國陞下此夢事符是乎簡文曰若天有徵冀斯言不妄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于時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塡滿溝壑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中卽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凍溼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無不爲之流涕卽於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朝其年詔除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八年加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

主卽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閬中禎
明三年京城陷僧首來迎不害道病卒時年八十五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
吏術仕梁起家爲尚書中兵郎甚有能稱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將
軍武陵王諮議參軍承聖初遷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
佞巡撫招集襁負而至者以千數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絶久
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高祖受
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之江陵迎母喪柩
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
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世祖卽位除尚書左民郎不就後爲
始興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
嗣位高宗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
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
暹等謀矯詔出高宗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
敕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
其官而已高宗卽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加招遠將軍尋
除大匠卿未拜加員外散騎常侍又兼尚書右丞俄遷通直散騎
常侍右丞如故太建五年卒時年五十六詔贈祕書監第三兄不
疑次不占次不齊並早亡不佞最小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
祿俸不入私室長子梵童官至尚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祖綏梁著作佐郎
太子舍人父簡正員外郎兼散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
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
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

誦八歲嘗爲春日閒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于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蘭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暠乃共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饘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陷沒暠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暠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太建五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於王每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後主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啟固辭敕報曰省啟具懷雖知哀戚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恆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

如何吏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鬻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麤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卽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爲永訣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耳是夜卒敕賻米一百斛布三十匹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啟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卽有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淸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踊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采拾空薄累致淸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屍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終匕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卽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集值兵亂多不存

司馬昌字文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晉侍中光祿勳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之後父子產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卽梁武帝之外兄也昌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二旬作每至號慟必致悶絕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每曉喻之逼進饘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豫人問訊梁武帝見昌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

面顏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卽暠小字也
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于墓側一日之
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
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承聖
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殯失所暠
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荅曰昔
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欒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
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卽敕荊州以禮安厝
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殊禮賞賜有加除宜都王諮議參
軍事徙安德宮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大中大夫司州大中正卒
于官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
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暠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

高宗二行目無王知玄名疑當接寫

宋本無里字

霜手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攣廢數年方愈稍遷鄱陽
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熯常
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
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緜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
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至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
服未終母陸氏又亾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
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
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竝因毀成疾昭失一
眼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于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父
憂哀毀而卒高宗嘉之詔改其所居清苦里爲孝家里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哉

陳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陳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衮
鄭灼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汲古閣　毛氏

益今儒者本因古之六學斯則王教之典籍（無籍斯則作以教之）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自此缺矣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傳業者甚衆焉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宋齊之間國學時復開置梁武帝開五館建國學總以五經教授唯國學乃經（一本缺五字）經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紆鑾駕臨幸庠序釋奠先師躬親試胄申之讌語勞之束帛濟濟焉斯益一代之盛矣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既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遵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益寡今之采綴益亦梁之遺儒云

沈文阿字國衡吳興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學聞於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文阿性剛彊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爲梁臨川王國侍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引爲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嵊共保吳興嵊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嘗掌朝儀頗有遺稿於是斟酌裁擬禮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卽面縛鎖頸致於高宗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高祖崩文阿與

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世祖即皇帝位剋日謁廟尚書右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亾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之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贊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奠贄既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歡欣今君臣吞哀萬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嗌祭儐受福盥謂賀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廷尉卿文阿所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世諸儒多傳其學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雅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疆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荅解巾梁湘東王國左常侍轉

中軍宣城王限內參軍板仁威臨賀王記室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時年葢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世祖在焉親就習業及高祖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高祖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歷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卽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未除靈內外卽吉爲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衞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葢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衞軍所引此葢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亾屍柩葬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亾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縗此並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剋愚謂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內者便應釋除縗麻毀靈附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絕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德藻依洙議奏可世祖卽位遷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讀尋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

中正遷光祿卿侍讀如故廢帝嗣位重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
左丞遷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帶琅邪彭城二郡
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
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
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幷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
尚書省詳議時高宗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
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幷其罪目然
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別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
慧劉磊渴等八人坐偷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劉道
朔坐犯七改偷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款陳法滿坐被使封藏阿
法受錢未及上而款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正言依準
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
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
以重械之下危�good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
進退而求於事爲衷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
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
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膚戴就熏鍼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
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
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於事爲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
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
竊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
人款者唯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
可疑自宜啟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啟審測立此則
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

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到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款者九參會兩文寬猛實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沖之晷之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令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古今之間參會二漏之義舍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眾議以爲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准以會優劇即同牒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祖顯齊給事中父霸梁臨賀王府中兵參軍袞少聰慧遊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備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亾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屍而殯其爲

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諭又嘗置
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
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荅抗諸人幅氣皆失次序時袞說朝
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尋除員外
散騎侍郎又遷員外散騎常侍敬帝承制出為江州長史仍隨沈
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也逼袞俱行後自鄴下遁還又隨程文季
北伐呂梁軍敗袞沒于周久之得歸仍兼國子助教除中衛始興
王府錄事參軍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袞於梁代撰三禮義
記值亂亾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陽太守父季徽通直散騎
侍郎建安令灼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
釋褐奉朝請累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
軍轉平西邵陵王府記室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
學士承聖中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尋為威戎將軍兼中
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歷安東臨川鎮北鄱陽二王府諮議
參軍累遷中散大夫以本職兼國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時
年六十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
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灼家貧鈔義疏以日
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
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
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中記室天嘉元年為尚
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為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
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為國子博士

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尚書祠部郎中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即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尋爲尚書儀曹郎後爲祠部郎俄丁母憂去職禎明三年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年五十五卒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于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敝盛冬止衣袷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居以傳授累遷尚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塘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覈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義郎專講詩易紹泰元年除尚書水部郎太建中累遷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隨府詣湘州以疾卒時年七十四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散騎侍郎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廬陵王府錄事參軍尚書祠部郎中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

推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采經帕卽母之遺製及有所譏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闋召補湘東王國左常侍轉田曹參軍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梁臺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景平歷臨安令高祖受禪除太常丞轉始興王府刑獄參軍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座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凜然高宗世歷建安王府記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武陵王限內記室學士如故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宗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宮學士尋遷國子博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譏豎義時索麈尾多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卽是張譏後事禎明三年入隋終於長安時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閒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

宋本有吳字

眞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人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異義作義梁太子詹事周捨甚賞之解褐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率丞越於義理精明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爲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爲賓客尋補五經博士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世祖卽位除始興王諮議參軍侍東宮讀世祖以越篤老厚遇之除給事黃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侍讀如故廢帝嗣立除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

華皎之構逆也越在東陽或譖之於高宗言其有異志詔下獄因坐免太建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八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治毛氏詩善談名理梁武世仕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承聖中兼中書舍人天嘉初除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中卒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祖總齊尚書祠部郎父懿梁邵陵王參軍不害幼孤而修立好學十四召補國子生舉明經累遷梁太學博士轉廬陵王府刑獄參軍長沙王府諮議帶汝南令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滄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啟

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亾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姦回內興朝聞鼓鼙夕炤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戍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修裒成之祠弗陳祼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厤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袵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

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荏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幡駕列庭青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玄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炯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筭輕獻瞽言伏增悚惕詔答曰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絕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五年除灊令入為尚書儀曹郎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治五禮掌

策文謚議太建中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長史行丹陽郡事轉員外散騎常侍光祿卿尋爲戎昭將軍明威武陵王長史行吳興郡事俄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三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治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褐揚州主簿尋兼文林著士歷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寶齊員外散騎常侍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年幼弱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幷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元規少好學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時名儒咸稱賞之起家湘東王國左常侍轉員外散騎侍郎簡文之在東宮引爲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禮除中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及侯景寇亂攜家屬還會稽天嘉中除始興王府功曹參軍領國子助教轉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助教如故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啟請執經時論以爲榮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

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丁母憂去職服闋除鄱陽王
府中錄事參軍俄轉散騎侍郎遷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
元規隋府之鎭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禎明
三年入隋爲秦王府東閤祭酒年七十四卒於廣陵元規著春秋
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
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遍
知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釋褐梁武陵王國右常侍歷
征西府墨曹行參軍除婁令值梁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
該究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
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棨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
乃微服往棨第穿壁以觀之王謂棨曰觀陸慶風神疑峻殆不可
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並不就乃

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史臣曰夫砥身勵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茲道故王政因之
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若沈文阿之徒各專經授業亦一代之
鴻儒焉文阿加復草創禮儀蓋叔孫通之流亞矣

陳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金陵書局汲古閣本刊

陳書卷三十四　陳書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文學

杜之偉

顏晃

江德操

庾持

許亨

褚玠

岑之敬

陸琰　弟瑜　瑜從父兄玠　從父弟琛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蔡凝
阮卓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並日月大則憲章典謨稗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後主嗣業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若名位文學晃著者別以功迹論今綴杜之偉等學既兼文備于此篇云爾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與光祿大夫濟陽江革都官尚書會稽孔休源友善之偉幼精敏有逸才七歲受尚書稍習詩禮略通其學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定儀注勉以臺閣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啟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羣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及湘陰侯蕭昂爲江州刺史以之偉掌記室昂卒廬陵王續代之又手教招引之偉固辭不應命乃送昂喪柩還京仍侍臨成公讀尋除揚州議曹從事南康嗣王墨曹參軍兼太學限內博士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尚書參議令之偉製其父伶人傳習以爲故事轉補安前邵陵王田曹參軍又轉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更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

廊廟器也侯景反之偉逃竄山澤及高祖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高祖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啟求解著作曰臣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四載臣本庸賤謬蒙盼識思報恩奬不敢廢官皇厤惟新驅馭軒昊記言記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選眾御史中丞沈烱尚書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黃門侍郎孔奐或清文贍筆或彊識稽古遷董之任允屬羣才臣無容遽變市朝再妨賢路堯朝皆讓誠不可追陳力就列庶幾免優敕不許尋轉大匠卿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永定三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甚悼惜之詔贈通直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棺一具克日舉哀之偉爲文不尚浮華而溫雅博贍所製多遺失存者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

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嘗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荅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侯景之亂西奔荆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時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敕龕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及龕誅晃歸世祖世祖委以書記親遇甚篤除宣毅府中錄事兼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天嘉初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三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司農卿謚曰貞子幷賜墓地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修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有集二十卷

江德操字德藻濟陽考城人也祖柔之齊尚書倉部郎中父革梁

度支尚書光祿大夫德藻好學善屬文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起家梁南中郎武陵王行參軍大司馬南平王蕭偉聞其才召爲東閤祭酒遷安西湘東王府外兵參軍尋除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除安西武陵王記室不就久之授廬陵王記室參軍除廷尉正尋出爲南兗州治中及高祖爲司空征北將軍引德藻爲府諮議轉中書侍郎遷雲麾臨海王長史陳臺建拜尚書吏部侍郎高祖受禪授祕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四年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理記三卷還拜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頃之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尋拜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自求宰縣出補新喻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六年卒於官時年五十七世祖甚悼惜之詔贈散騎常侍所著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歷太子庶子尚書左丞

庾持字允德潁川鄢陵人祖佩玉宋長沙內史父沙彌梁長城令持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篤志好學尤善書記以才藝聞解褐梁南平王國左常侍輕車河東王府行參軍兼尚書郎尋而爲眞出爲安吉令遷鎮東邵陵王府限外記室兼建康令天監初世祖與持有舊及世祖爲吳興太守以持爲郡丞兼掌書翰自是常依文帝文帝剋張彪鎮會稽又令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爲山盜所劫幽執十旬世祖遣劉澄討平之持乃獲免高祖受禪授安東臨川王府諮議參軍天嘉初遷尚書左丞以預長城之功封崇德縣子邑三百戶拜封之日請令史爲客受其餉遺世祖怒之因坐免尋爲宣惠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除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封遷爲給事黃門侍郎除稜威將軍鹽官令光大元年遷祕書監知

國史事又爲少府卿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二詔贈光祿大夫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爲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許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晉徵士詢之六世孫也曾祖珪歷給事中委桂陽太守高尚其志居永興之究山郎詢之所隱也祖勇慧齊太子家令亢從僕射父懋梁始平天門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學藝聞撰毛詩風雅比興義類十五卷述行記四卷亨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名輩皆推許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每相稱述解褐梁安東王行參軍兼太學博士尋除平西府記室參軍太清初爲征西中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道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也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烱對掌書記府朝攸務一以委焉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亨奉牋辭府僧辯荅曰省告承有朝授良爲德舉卿操尚惇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況乃驅駿足將成頓轡匡輔虛閒期寄實深既欣遊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棲鵷常以增歎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升差自無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窒限城闉存顧之深菸慽無已高祖受禪授中散大夫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初高宗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之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詐高宗問

亭亭勸勿奉詔高宗卽位拜衞尉卿太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初
撰齊書幷志五十卷遇亂失亾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
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早知名官至尚書度支侍郎
褚玠字溫理河南陽翟人也曾祖炫宋昇明初與謝朏江敦劉俣
入侍殿中謂之四友官至侍中吏部尚書謚貞子祖澐梁御史中
丞父蒙太子舍人玠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
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
義典實不好豔靡起家王府法曹歷轉外兵記室天嘉中兼通直
散騎常侍聘齊還爲桂陽王友遷太子庶子中書侍郎太建中山
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高宗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
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
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戎昭
將軍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
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具狀啟臺高宗手敕慰勞幷遣使助
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高宗所寵縣民陳
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
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
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醵縣境種蔬菜以
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荅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
去暴姦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
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
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省十年除電威將軍仁威
淮南王長史頃之以本官掌東宮管記十二年遷御史中丞卒於
官時年五十二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

州出獵遇有猛虎玠引弓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俄而虎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司憲因循守而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爲條例綱維略舉而編次未訖故不列于後焉及卒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追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時子亮有才學官至尚書殿中侍郎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紓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加歎異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乃除

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又除武陵王安西府刑獄參軍事太清元年表請試吏除南沙令屢景之亂之敬率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城陷乃與眾辭訣歸鄉里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是時蕭勃據嶺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江陵陷仍留廣州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降賞接累遷鄱陽王中衛府記室鎮北府中錄事參軍南臺治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引接後進恂恂如也每忌日營齋必躬自灑埽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一太子嗟惜賻贈甚厚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官至中軍吳興王記室

陸玠字溫玉吏部尚書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玠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解褐宣惠始興王行參軍累遷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世祖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玠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玠援筆即成無所點竄世祖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及至鄴下而厚病卒玠自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閒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還爲雲麾新安王主簿遷安成王長史室遠府記室參軍太建初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五年卒時年三十四太子甚傷悼之手令舉哀加其賻贈又自製誌銘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玠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有弟瑜

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解褐驃騎安成王行參軍轉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玠時爲管記並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二年太子釋奠於太學宮臣並賦詩命瑜爲序文甚贍麗遷尚書祠部郎中丁母憂服闋爲桂陽王明威將軍功曹史兼東宮管記累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敏彊記一覽無遺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淵法師並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時年四十四太子爲之流涕手令舉喪官給喪事幷親製文遣使弔祭仍與詹事江總書曰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

覽雖局未會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
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
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
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
笑娛情琴樽閒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
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
秋雁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閒以嘲謔俱怡耳目
並罄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
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法絕絃投筆恆有酸梗一作哽
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此至德二年
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
琛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之子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舉秀才對
策高第吏部尚書袁樞薦之於世祖超授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
學士太建初遷長沙王友領記室後主在東宮聞其名徵爲管記
仍除中舍人管記如故甚見親待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
衣贈玠爲之流涕八年卒時年三十七有令舉哀幷加賵贈至德
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臣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世
祖爲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由此知名舉秀才
起家爲衡陽王主簿兼東宮管記歷豫章王文學領記室司徒主
簿直宣明殿學士尋遷尚書三公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
爲司徒左西掾又掌東宮管記太子愛琛才辯深禮遇之後主嗣
位遷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洩禁中
語詔賜死時年四十二

何之元盧江灊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治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爲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監末昂表薦之因得召見解褐梁太尉臨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尋轉主簿及昂爲丹陽尹辟爲丹陽五官掾總戶曹事尋除信義令之元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亾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會安西武陵王爲益州刺史以之元爲安西刑獄參軍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長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民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衆四之元於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棻之郡俄而江陵陷劉棻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梁敬帝冊琳爲司空府諮議參軍領記室王琳之立蕭莊也署爲中書侍郎會齊文宣帝薨令之元赴弔還至壽春而王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治即壽春也及眾軍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元之元始與朝廷有隙及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之元仰而歎曰辭旨若此豈欺我哉遂隨咸至湘州太建八年除中衞府功曹參軍事尋遷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亾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有隙及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之元仰而歎曰辭旨若此豈欺我哉遂隨咸至湘州太建八年除中衞府功曹參軍事尋遷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亾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其序曰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尚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爲義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

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總其三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作稱爲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爲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畝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寔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恆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爲敘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勳有屬今以如干卷爲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爲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爲後嗣主至在太宗雖加美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厤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詮敘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實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爲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爲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間損益頗有凡例禎明三年京城陷乃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祖度之齊南徐州議曹從事史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進止有節年十五以文筆稱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

餘卷試策高第尚書板補梁河東王國右常侍東宮學士臨川嗣王府墨曹參軍大同中出爲侯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亂伯陽浮海南至廣州依於蕭勃勃平還朝仍將家屬之吳郡天嘉二年詔侍晉安王讀尋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事安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爲禮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令伯陽爲謝表世祖覽而奇之太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及新安王爲南徐州刺史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嘗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及新安王還京除臨海嗣王府限外諸議參軍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爲辟雍頌甚見嘉賞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十三年聞姊喪發疾而卒時年六十六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修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嘗預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屬目焉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國左常侍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彭澤令屬梁季喪亂避地於匡俗山時焦僧度擁眾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禮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高祖受禪詔正見還都除鎮東鄱陽王

府墨曹行參軍兼衡陽王府長史歷宜都王限外記室掾史著士
帶尋陽郡丞累遷尚書度支郎通直散騎侍郎著士如故太建中
卒時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祖撙梁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父
彥高梁給事黃門侍郎凝幼聰悟美容止既長博涉經傳有文辭
尤工草隸天嘉四年釋褐授祕書郎轉廬陵王文學光大元年除
太子洗馬司徒主簿太建元年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
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
緝治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尋授盪遠將軍
尚書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
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高祖常謂凝曰我欲用義興
主壻錢肅為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
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
高宗默然而止肅聞而有憾令義興主日譖之於高宗尋免官遷
交阯頃之追還後主嗣位授晉安王諮議參軍轉給事黃門侍郎
後主嘗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酺於弘範宮眾人咸從唯凝與袁
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為者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
奉詔眾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即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
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
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
達因製小室賦以見志甚有辭理陳亡入隋道病卒時年四十七
子君知頗知名
阮卓陳留尉氏人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盪遠岳陽王府記
室參軍卓幼而聰敏篤志經籍善談論尤工五言詩性至孝其父

隨岳陽王出鎮江州遇疾而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道路阻絕卓冒履險艱載喪柩還都在路遇賊卓形容毀瘁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之仍護送出境及渡彭蠡湖中流忽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皆以爲孝感之至焉世祖卽位除輕車鄱陽王府外兵參軍天康元年轉雲麾新安王記室府參軍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遷鄱陽王中衞府錄事參軍入爲尚書祠部郎遷始興王府記室著士如故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相聚爲寇鈔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他時論咸服其廉遷衡陽王府中錄事參軍入爲尚書祠部郎遷始興王中衞府記室參軍叔陵之誅也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主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邢顒之推等與卓談讌賦詩賜遺加禮還除招遠將軍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芹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禎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遘疾而卒時年五十九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衞將軍子春之子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釋褐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天嘉中爲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世祖嘗讌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卽日召鏗預讌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累遷招遠將軍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集

三卷行於世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眾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於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

陳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江德操字德藻或本江德藻字德藻疑

金陵書局仿汲古閣本刊

陳書卷三十五　陳書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熊曇朗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爲柵桀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山太守荊州陷曇朗兵力稍彊劫掠鄰縣縛賣居民山谷之中最爲巨患及侯瑱鎮豫章曇朗外示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爲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歐陽頠爲前軍曇朗紿頠共往巴山襲黃法𣰰又報法𣰰

期共破頠約曰事捷與我馬仗及出軍與頠掎角而進又紿頠曰余孝頌欲相掩襲須分配奇兵甲仗既少恐不能濟頠乃送甲三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衂乘之頠失援狼狽退衄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寨曇朗僞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頌並不願此婚必須以彊兵來迎定乃遣精甲三百幷土豪二十人往迎既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價責贖紹泰三年曇朗以南川豪帥隨例除遊騎將軍尋爲持節飂猛將軍桂州刺史資領豐城令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王琳遣李孝欽等隨余孝頌於臨川攻周迪曇朗率所領赴援其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寧遠將軍封永化縣侯邑一千戶給鼓吹一部又以抗禦王琳之功授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及周文育攻余孝勱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

育以應王琳事見文育傳於是盡執文育所部諸將據新淦縣帶江爲城王琳東下世祖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𣰰耗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斷遏迪等與法𣰰因帥南中兵築城圍之絕其與琳信使及王琳敗走曇朗黨援離心迪攻陷其城虜其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京師懸於朱雀觀於是盡收其黨族無少長皆棄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召募鄉人從之每戰必勇冠眾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並怨望乃相率殺續推迪爲主迪乃據有臨川之地築城于工塘梁元帝授迪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邑五百戶紹泰二年除臨川內史尋授使持

節散騎常侍信威將軍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勅
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迪迪乃大出糧
餉以資文育勅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
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
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
猛等與余孝欽相合眾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城以逼迪迪使周
敦率眾頓臨川故郡截斷江口因出與戰大敗之屠其八城生擒
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于京師收其軍實器械山積幷虜其人馬
迪並自納之永定二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一
千五百戶給鼓吹一部世祖嗣位進號安南將軍熊曇朗之反也
迪與周敦黃法𣰰等率兵共圍曇朗屠之盡有其眾王琳敗後世
祖徵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赴趙頓望並不至豫章太守
周敦本屬於迪至是與黃法𣰰率其所部詣闕世祖錄其破熊曇
朗之功並加官賞迪聞之甚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
迪疑懼不自安乃使其弟方興率兵襲周敦敦與戰破之又別使
兵襲華皎於湓城事覺盡爲皎所擒三年春世祖乃下詔赦南川
士民爲迪所詿誤者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眾軍與高州刺史
黃法𣰰豫章太守周敦討迪於是尚書下符曰告臨川郡士庶昔
西京爲盛信越背誕東都中興萌寵違戾是以鷹鸇競逐菹醢極
誅自古有之其來尚矣逆賊周迪本出輿臺有梁喪亂暴掠山谷
我高祖躬率百越師次九川濯其泥沙假以毛羽裁解豚佩仍剖
虎符卵翼之恩方斯莫喻皇運肇基頗布誠款國步艱阻竟微效
力龍節繡衣藉王爵而御下熊旗組甲因地險而陵上日者王琳

始貳蕭勃未夷西結三湘南通五嶺衡廣戡定既安反側江郢紛梗復生攜背擁據一郡苟且百心志貌常違言跡不副特以新吳未靜地遠兵彊互相兼并成其形勢收獲器械俘虜士民並曰私財曾無獻捷時遣一介終持兩端朝廷光大含弘引納崇遇遂乃位等三槐任均四嶽富貴隆赫超絕功臣加以出師逾嶺遠相響援按甲斷江翻然猜拒故司空愍公敦以宗盟情同骨肉城池連接勢猶脣齒彭亾之禍坐觀難作階此釁故結其黨與于時北寇侵軼西賊憑陵屝屨糇糧悉以資寇爵號軍容一遵僞黨及王師凱振大定區中天網恢弘棄之度外璽書綸誥撫慰綢繆冠蓋搢紳敦授重疊至於熊曇朗勦滅豐城克定蓋由儀同法𣰰之元功安西周敷之效力司勳有典懋賞斯舊惡直醜正自爲仇讐悖禮姦謀因此滋甚徵出湓城歷年不就求遣侍子累載未朝外誘逋亾招集不逞中調京輦規冀非常擅斂征賦罕歸九府擁遏二賈害及四民潛結賊異共爲表裏同惡相求密加應援謂我六軍薄伐三越未寧屠破述城虜縛妻息分襲湓鎮稱兵蠡邦拘逼酋豪攻圍城邑幸國有備應時衄殄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尋陽太守懷仁縣伯華皎明威將軍廬陵太守益陽縣子陸子逢並破賊徒剋全郡境持節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定州刺史領豫章太守西豐縣侯周敷躬扞溝壘身當矢石率茲義勇以寡摧眾斬馘萬計俘虜千羣迪方收餘燼還固墉堞使持節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縣侯法𣰰雄績早宣忠誠夙著未奉王命前率義旅既援敷等又全子隆裹糧擐甲仍躡飛走批熊之旅驅馳越電振武之眾叱咤移山以此追奔理無遺類雖復朽株將拔非待尋斧落葉就殞無勞烈風但去草絕根在於未蔓撲火止燎

貴乎速滅分命將帥實資英果今遣鎮南儀同司馬湘東公相劉
廣德兼平西司馬孫曉北新蔡太守魯廣達持節安南將軍吳州
刺史彭澤縣侯魯悉達甲士萬人步出興口又遣前吳興太守胡
樊樹功將軍前宣城太守樊毅雲麾
將軍合州刺史南固縣侯焦僧度嚴武將軍建州刺史辰縣子張
智達持節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吳縣侯
吳明徹樓艦馬步直指臨川前安成內史劉士京巴山太守蔡僧
貴南康內史劉峯廬陵太守陸子隆安城內史闕慎並受儀同法
節度同會故郡又命尋陽太守華皎光烈將軍巴州刺史潘純
陁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欣樂縣侯章昭達並率貔豹遥造賊城使
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史湘東郡公度
分遣偏裨相繼上道戈船蔽水艘騎瀰山又詔鎮南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歐陽頠率其子弟交州刺史侯曉等以勁越之兵踰嶺北遏千里同期百道俱集如脫稽誅
更淹旬晦司空大都督安都已平賊異凱歸非人飲至禮畢乘勝
長驅剿撲凶醜如燎毛髮已有明詔罪惟迪身黎民何辜一皆原
宥其有因機立功賞如別格執迷不改刑茲罔赦吳明徹至臨川
令衆軍作連城攻迪相拒不能剋世祖乃遣高宗總督討之迪衆
潰妻子悉擒乃脫身踰嶺之晉安依於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異
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東興南城永成縣民
皆迪故人復共應之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於山谷初
侯景之亂也百姓皆棄本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並分
給田疇督其耕作民下肆業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
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

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援繩破篾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鈞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共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頓于建安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興時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率師攻迪詳兵大敗虔化侯陳詁陳留太守張遂並戰死於是迪眾復振世祖遣都督程靈洗擊破之迪又與十餘人竄于山谷中日月轉久相隨者亦稍苦之復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足痛舍於邑子邑子告臨川太守駱牙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入山中誘迪出獵伏兵於道傍斬之傳首京都梟于朱雀觀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梁代爲蟹浦戍主歷晉安

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之及其妻子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京城陷異隨臨城公蕭大連大連版爲司馬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督責大連軍主及以左右私樹威福眾並患之會景將軍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其眾降於子仙是時大連亦趨東陽之信安嶺欲之郡陽異乃爲子仙鄉導令執大連侯景署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景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績爲景所誅異獨獲免侯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甚盛州郡憚焉元帝以爲信安令荊州陷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世祖平定會稽異雖轉輸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泰二年以應接之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縉州刺史領

東陽太守封永興縣侯邑五百戶其年遷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增邑三百戶餘並如故又以世祖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永定二年徵異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世祖卽位改授都督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澌爲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恆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信使王琳又遣使往東陽署守宰及琳敗世祖遣左衞將軍沈恪代異爲郡實以兵襲之異出下淮抗禦恪與戰敗績退還錢塘異乃表啟遜謝是時眾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喻且羈縻之異亦知朝廷終討於己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偷江路湘州平世祖乃下詔曰昔四罪難弘大禹之所無赦九黎亂德少昊之所必誅自古皇王不貪征伐苟爲時蠹事非獲已逆賊留異數

應亾滅繕甲完聚由來積年進謝羣龍自躍於千里退懷首鼠恆持於百心中歲密契番禺旣弘天網賜以名爵敦以國姻儻望懷音猶能革面王琳竊據中流翻相應接別引南川之嶺路專爲東道之主人結附凶渠唯欣禍亂旣祆氛盪定氣沮心孤類傷烏之驚弦等窮獸之謀觸雖復遣家入質子陽之態轉遒侍子還朝隗囂之心方熾朕志相成養不計疵愿披襟解帶敦喻殷勤蜂目豺聲彰梟督無改遂置軍江口嚴戍下淮顯然反叛非可容恕且縉邦膏腴稽南殷曠永割王賦長壑國民竹箭良材絕望京轟崔蒲小盜共肆貪殘念彼餘黥兼其慨息西戎屈膝自款重關秦國依風並輸侵地三邊已又四表咸寧此微妖所宜清殄可遣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陽郡開國公安都指往擒戮罪止異身餘無所問異本謂官軍自錢塘江而上

安都乃由會稽諸暨步道襲之異聞兵至大恐棄郡奔于桃支嶺於嶺口立柵自固明年春安都大破其柵異與第二子忠臣奔于陳寶應於是虜其餘黨男女數千人天嘉五年陳寶應平并擒異送都斬于建康市子姪及同黨無少長皆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爲閩中著姓父羽有材幹爲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並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興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並皆自賣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並奔歸之由是大致資產士眾彊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晉安太守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紹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員外散騎常侍二年封侯官縣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路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遣于會稽貢獻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爲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並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迪世祖因命昭達都督眾軍由建安南道度嶺又命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絕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曰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渙魏申宏略若夫無諸漢之策勳有扈

夏之同姓至於納吳濞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姒啟之命有甘誓之
討況迺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釁深四罪者
乎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孽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隅阻絕
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爲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諂爰
肆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謝網漏吞舟日月居諸棄之度外自東
南王氣實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
瓌珍竟微職貢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兼畫繡之榮
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卽封戶牖仍邑櫟陽乘華轂者十人保弊
廬而萬石又以盛漢君臨推恩婁敬隆周朝會迺長滕侯由是紫
泥青紙遠貢恩澤鄉亭龜紐頒及嬰孩自谷遷喬孰復爲擬而苞
藏鴆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裏周迪盟歃婚姻自爲脣齒屈彊
山谷推移歲時及我敦騎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克匪澤

之南川遂敢舉斧並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衄盡殪醜徒每以罪在
酋渠憫茲驅逼所收俘馘並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網恢
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迪又逃刑誰侮王人爲之川藪遂使袁熙
請席遠歎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底至如過絕九賦剽掠四民閭
境資財盡室封奪凡厥蒼頭皆略黔首蹙賊相扇叶契連蹤乃復
踰超瀛溟寇擾浹口侵軼嶺嶠掩襲述城縛掠吏民焚燒官寺此
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囧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
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前
監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
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彖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
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
益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乘跨滄波埽蕩巢窟此

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楊僕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
鳴鼓黿鼉爲驩輸方壺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寬忠誠款到累使
求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戢並
卽遣人仗與紹寬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伐遙途
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誠同子顏之勿赦征南薨謝上策無
忿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聿遵廣略舟
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掣封豨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
潼州刺史李膂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修行
師陳留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闕愼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章
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吳
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
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

武仍頓晉安按轡揚旌夷山堙谷指期掎角以制飛走前宣威太
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詔壽陽太守莫景隆豫章
太守劉廣德並隨機鎮遏絡驛在路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尠戒嚴中流以爲後
殿斧鉞所臨罪唯元惡及留異父子其黨王紳雖有請泥亟谷相
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效非止肆眚仍加賞擢其建晉士
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卽還本土其
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赴趙斧鉞一臨岡知所
赦昭達既剋周迪踰東興嶺頓于建安余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
晉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爲柵昭達深溝高壘不
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爲筏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
薄之寶應眾潰身奔山草閒窘而就執幷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

于建康市
史臣曰梁末之災珍羣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鄙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彊盜陵侮而爲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姦慝翻覆夷滅斯爲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非淮南有爲帝之志勢非庸蜀啟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勦宜哉

金陵書局刊
汲古閣本

列傳第三十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高宗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高宗在江陵爲直閤將軍而叔陵生焉江陵陷高宗遷關右叔陵留於穰城高宗之還也以後主及叔陵爲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侯邑五百戶叔陵少機辯徇聲名彊梁無所推屈光大元年除中書侍郎二年出爲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太建元年封始興郡王奉昭烈王祀進授使持節都督江郢晉三州諸軍事軍師將軍刺史如故叔陵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己豫章內史錢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毛氏 汲古閣

法成詣府進謁卽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慙恥不時至杈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治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尋進號雲麾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加侍中四年遷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使持節如故諸州鎭聞其至皆震恐股慄杈陵日益暴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臥燒燭達曉呼召賓客說民閒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不飮酒唯多置餚蔵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其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自呈答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爲左右麈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高宗弗之知也尋進號鎭南將軍給鼓吹一部遷中衞將軍九年除使持節都督揚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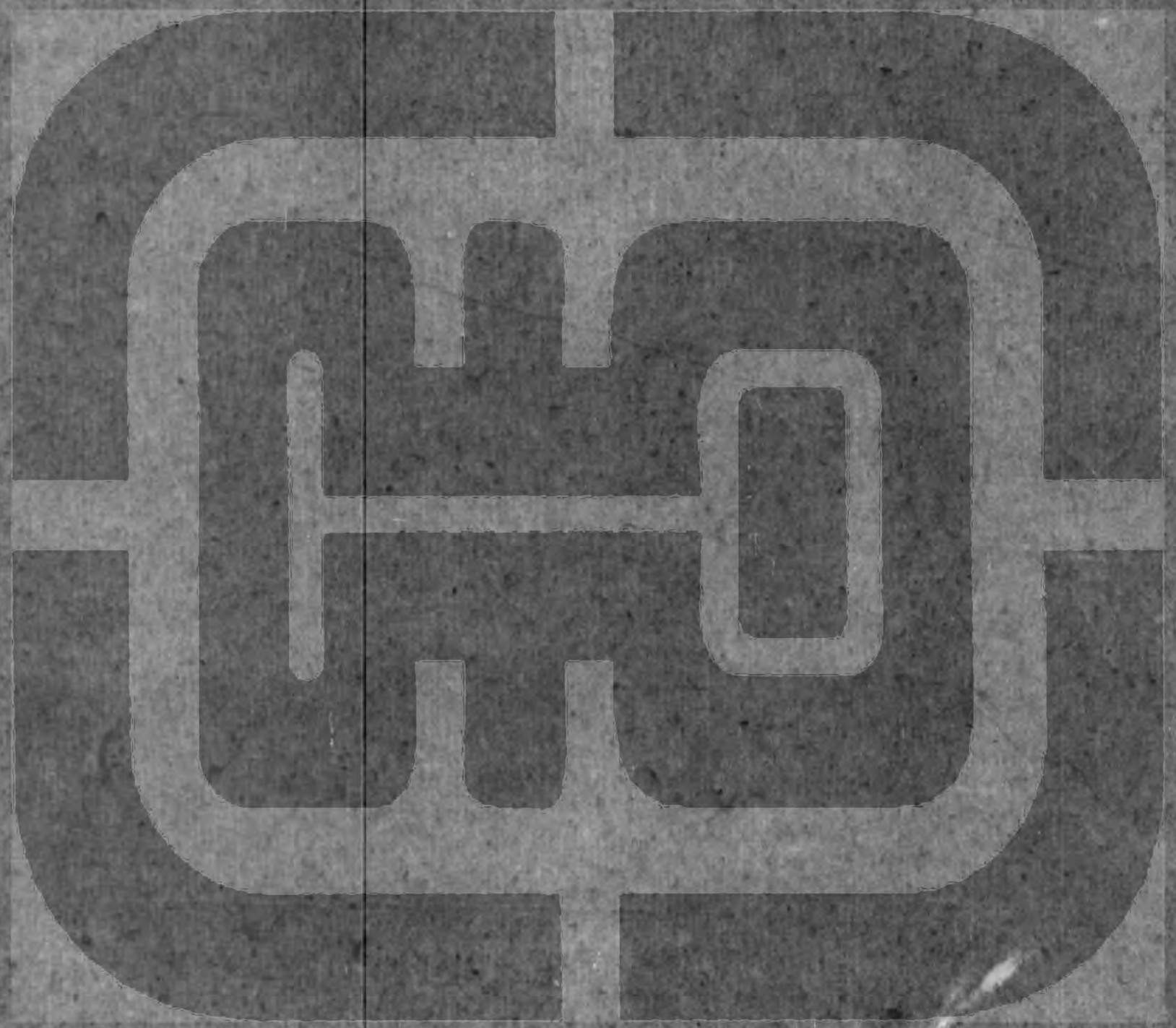
州刺史侍中將軍鼓吹如故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杈陵治在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閤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卽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藉皆言其有非常志杈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聞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幷骸骨肘膕持爲翫弄藏之庫中府內民閒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卽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嗔之起爲中衞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卒杈陵啟求於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之日僞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日乃令庖廚擊鮮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高宗譴責御史中丞王政以

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棰高宗素愛叔陵不繩之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及高宗不豫太子諸王並入侍疾高宗崩于宣福殿翌日旦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其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焉叔陵因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莫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千人初欲據城保守俄而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惶恐乃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仍謂之曰如其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卽遣戴溫譚騏麟二人詣摩訶所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閤道下叔陵自知不濟遂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趨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客陳智深迎刺叔陵僵斃于地闍豎王飛禽抽刀斫之十數下馬客陳仲華就斬其首送于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座奏曰逆賊故侍中中軍大將軍始興王叔陵幼而很戾長肆貪虐出撫湘南及鎮九水兩藩毗庶埽地無遺蜂目豺聲狎近輕薄不孝不仁阻兵安忍無禮無義唯戮是聞及居偏憂淫樂自恣產子就館日月相接晝伏夜遊恆習姦詭鈔掠居民歷發巨墓謝太傅晉朝佐命草創江左斲棺露骸事驚聽視自大行皇帝寢疾翌日未瘳叔陵以貴

介之地參侍醫藥外無戚容內懷逆弒大漸之後聖躬號擗遂因
匍匐手犯乘輿皇太后奉臨又加鋒刃窮凶極逆曠古未儔賴長
沙王叔堅誠孝懇至英果奮發手加挫抶身蔽聖躬叔陵仍奔東
城招集凶黨餘毒方熾自害妻孥雖應時梟懸猶未攄憤怨臣等
參議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汙瀦其室幷毀其所生彭氏墳廟
還謝氏之塋制曰凶逆梟獍反噬宮闈賴宗廟之靈時從殄殲
滅撫情語事酸憤兼懷朝議有章宜從所奏也叔陵諸子卽日並
賜死前衡陽內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中錄事參軍兼記
室韋諒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暠叔陵舅也初隨高宗在關中頗有
勤效因藉叔陵將領歷陽衡陽二郡信以便書記有寵謀謨皆預
焉諒京兆人梁侍中護軍將軍粲之子也以學業爲叔陵所引陳
智深以誅叔陵之功爲巴陵內史封游安縣子陳仲華爲下雋太
守封新夷縣子王飛禽除伏波將軍賜金各有差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之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通精揚白形
狀眇小而俊辨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爲新安郡王邑二千戶廢帝
嗣立爲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東海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彭
城琅邪二郡太守尋入爲丹陽尹將軍如故太建元年進號智武
將軍尹如故秩滿進號翊右將軍尋授使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
平東將軍吳興太守四年入爲侍中翊前將軍遷安前將軍中領
軍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南豫南北兗四州諸軍
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
度無節酣醉已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之中最爲貧窶高宗每矜之
特加賞賜伯固雅性輕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
乘眠輿至於草閒輒呼民下從遊動至旬日所捕麞鹿多使生致

高宗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入朝又爲侍中鎮右將軍尋除護軍將軍其年爲國子祭酒領左驍騎將軍侍中鎮右並如故伯固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摘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爲政嚴苛國學有惰遊不修習者重加檟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二年領宗正卿十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陽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相親狎伯固又善嘲謔高宗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疵瑕將中之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其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之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遊野外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叶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出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騎馳赴助叔陵指揮知事不捷便欲遁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同趨白楊道臺馬客至爲亂兵所殺屍於東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曰伯固同茲悖逆殞身途路今依外議意猶弗忍可特許以庶人禮葬又詔曰伯固隨同巨逆自絕于天俾無遺育抑有恆典但童孺靡識兼預葭莩寘之甸人良以惻憫及伯固所生王氏可並特宥爲庶人國除

史臣曰孔子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上自帝王至於黎獻莫不嫡庶有差長幼攸序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轘磔形骸求臻其罪汙瀦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始興王傳王飛禽除伏波將軍或本作仗後將軍疑

金陵書局仿宋本